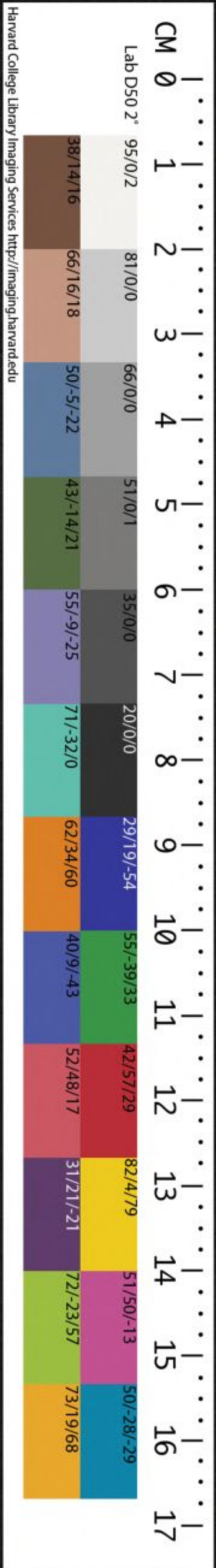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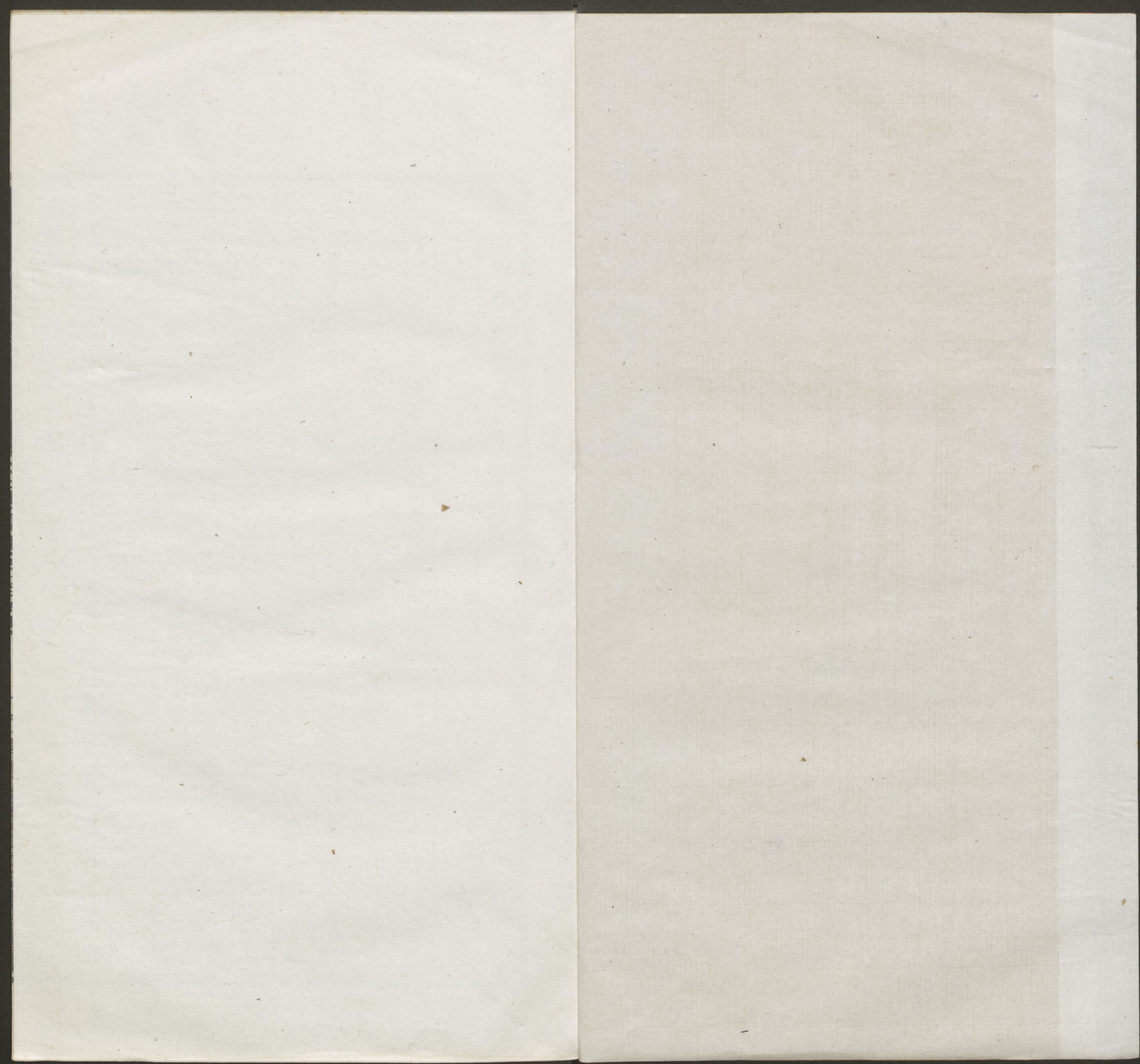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143

4664/4244A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六

知八

宋徽宗皇帝司諫陳軫代奏曰臣而奉聖旨計會左正官任伯權
商董論列事臣等愚者擬引元祐臣寮舊會元祐臣寮列部奉
求實易工部堂擬趨數太常張未鳴唐國是部有虞暨其捕之考功
劉唐未司教陳容人才均為可用時遠近雖疑而已今若論列付之
三省不免致為既非利害兩弊徒有分別宜類之名天下之人且喜
莫朝建進士元祐之黨從典經聖之政事議論紛紜愛惡相攻必復
為其時之患日本繼聖人才比肩在朝一切不問元祐臣寮數十數
人便編改等其朝錄之善公堂之責也
中書舍人魯宗正奏曰臣聞治天下在於正朝廷正朝廷在於正
王制之君子野不食不食不食不食不食不食不食不食不食不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六

知人

宋徽宗立。左司諫陳祐狀奏曰。臣面奉聖旨計會左正言任伯雨。同商量論列。宰臣韓忠彥。援引元祐臣寮事。勘會元祐臣寮。刑部岑象求。賈易。工部豐稷。趙叡。太常張耒。楊康國。吏部黃庭堅。晁補之。考功劉唐老。司勳陳察。人才均為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今若論列付之三省。不免改易。既非利害所繫。徒有分別黨類之名。天下之人且妄意朝廷。遂去元祐之黨。復興紹聖之政。事議論蜂起。愛惡相攻。必復為異時之患。目今紹聖人才。比肩於朝。一切不問。元祐臣寮。纔十數人。便輒攻擊。是朝廷之上。公然之黨也。

中書舍人魯肇上奏曰。臣聞治天下在於正朝廷。正朝廷在於辨邪正。朝廷之上。邪正不分。而欲有為於天下。難矣。蓋正者君子。邪者小

人。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朝廷尊。天下治矣。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朝廷不得其尊。天下不得而治矣。君子小人之不並立。猶冰炭之不可同器。鑿枘之不能相入也。何則。君子所鄉者公。正。小人所鄉者私邪也。君子所知者遠且大。小人所知者近且小也。君子所趨者義。小人所趨者利也。君子所守者一定而不可移。小人則觀望希合。隨時上下而未嘗一也。是以君子之道常直而難合。小人之言常遜而易入。自非明智不惑之君。未有不屈彼而伸此者。故以堯之聖。而曰畏巧言令色孔壬。以舜之聖。而曰聖讒說。以孔子之聖。而曰遠佞人。善為國者。必使君子小人兩得其所。而不能相參。然後君子有以御小人。小人不能害君子。苟朝廷之上。忠佞並進。賢不肖雜處。則其於圖事揆策。任賢使能。取舍必有不同。取舍不同。則主

聽惑。主聽惑。則君子有時而屈。小人有時而伸矣。君子見絀。則君子之類不得立。小人見伸。則小人之類更相援引。充塞要路。以是為非。以白為黑。蒙蔽欺罔。無所不為。禍亂之源。甚可畏也。夫自昔為人君者。豈樂屈君子。伸小人。以啓禍亂之源哉。蓋小人聽其言。則似辨。任之事。則似材。又能先意承志。以逢人主之好。姦言曲學。以避人主之惡。浸淫滋蔓。日漸月磨。故能使人主甘心而不悟也。然則何以辨之。亦在虛心正志。以察之而已。昔者舜禹共兜。維虞克朝。堯能賢舜禹。而退共兜。故大治。孔子與季孟皆仕於魯。魯公賢季孟。而退孔子。故大亂。由是觀之。君子小人。豈能自消長哉。在人主取舍何如爾。昔者劉向嘗為漢元帝好儒而優游不斷。故向以謂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元帝不能用向言。而委政恭顯。漢室繇是而衰。諸葛亮嘗與蜀

先主論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君臣相勉。卒成三分之業。至如齊威公任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任寺貂易牙。則身蒙其禍。為世大僂。唐明皇用姚崇宋璟。則有開元之治。用李林甫楊國忠。則有天寶之亂。一人之身。而前後成敗之效如此。然則邪正果可不辨哉。臣故以為治天下在於正朝筵。正朝廷在於辨邪正。惟陛下留神省察。

右正言崔德符上乞辨忠邪書曰。臣聞諫諍之道。不激功。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以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護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以言為戒也。臣嘗讀史。見桓帝以災異數見。博求直言。及劉儒上書。則不能容。又觀曹鸞訟黨人而被誅。李少良論元莪。而見戮。未嘗不掩卷興歎。矯然有山林不返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詔求直言。蚺螭區區。欲報萬一。而

詔有言之失中。朕不加罪。又曰。尚悉乃心。無俾後害。則感極而繼之以泣。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肯一吐。是天下臣子負陛下也。伏讀詔書曰。凡朕躬之闕失。左右之忠邪。政令之臧否。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直言。臣以謂方今政令煩苛。而民不堪擾。風俗險薄。而法不能勝。德澤非不厚。而施設不得其當。疾苦雖欲聞。而詢求不得其人。此特未暇為陛下。一二陳之。而特以左右之忠邪為本。忠邪判。天下無餘事。惟其有忠不能明。有邪不能去。則陛下之闕失。莫大乎此。賤臣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以陛下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以為姦黨者。此必邪人也。昔侯覽曹節嘗以黨人之論藉口。誅李膺杜密。捕夏馥為黨魁。指范滂所用為范黨。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廢錮誅徙者。不可勝計。漢自此亡。李宗閣牛僧孺李德裕。各植黨與。更相

報怨。縉紳之禍不解者四十餘年。唐亦自是不復振。以本朝社稷之靈。宗廟之福。而儉人乘間以黨人為名。掃除天下善士。漢唐衰亂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天下之公論。臣竊惟朝廷毀譽。與天下大異。故責受崖州司戶叅軍司馬光。陛下左右之人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陛下左右之人以為忠。而天下以為姦。此理何也。臣請畧言姦人之迹。而陛下試以是觀之。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專營一己之私。不顧國家成敗者。謂之姦可也。變亂是非。傾移主意。懷道德者必加誣染。負高名者志在翦除。謂之姦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竒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然後獨操刑賞。自報恩讐者。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逐正人。微言者造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以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光有之。

乎。博有之乎。皆博之所有。而光之所無也。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者。而與之名。天下其誰信之。傅曰。謂狐為狸。則非特不知狐。亦不知狸。是故以佞為忠。則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謬賞濫罰。謬賞濫罰。行而佞人倘佯矣。如此為國不亂者。未之有也。夫光凡事四朝。以忠信長者聞於天下。危言正色。奮不顧身。雖古名臣。無以遠過。而謂之姦。欺天下也。欺後世也。夫一人可欺也。朝廷可欺也。天下後世不可欺也。昔周勃木強敦厚。故屬大事。安劉氏。非勃不可。汲黯好直言。面折人短。故能寢淮南之謀。輔少主守成。賁育不能奪。由是言之。姑欲周旋奏事。便佞捷給。則人人皆可為公卿。必期於利害安危之際。無負於國家。非正人不可。臣孤生晚輩。平生不識光。而光又已死。何所愛惜。所惜者。國家為姦邪報仇。而負天下之謗耳。至如惇狙詐險賊。臣不能盡知。可恠天下士大夫呼曰博賊。昔李廌筠為御史大夫。天

下尊之不敬名。呼為積皇公。侯僅一布衣之士。西河之人尊之。而不
敢名。呼曰侯公。今博貴為宰相。人所具瞻。天下以名呼之。又指以為
賊何也。辜負主恩。盜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賤而名之。又指
其實。而名之以賊也。且以一事中外所共知者言之。博指元祐之臣
盡以為黨。而投之必死。獨蘇頌無恙。固天下之賢者。然所逐皆頌等
夷。以謂不預政事。則頌元祐時宰相。此何理也。博竊國柄也。自陛下
承天寶命。入紹大統。海內翹然日跂新政。故京師人曰。大博小博。殃
及子孫。又曰。大博小博。無地安身。大博謂章博。小博則御史中丞安
博也。夫百姓至愚而神。此言雖小。可以見天下之心也。公議所在。借
使陛下史臣不書。而天下之人必有書之者。昔晉侯一國耳。六官之
長。皆用民譽。而無謗言。於是乎能翦陛下廣有四海。選擇一二臣。碩
反若此。臣恐傷天地之鑒。累日月之明。失天下之心。貽後世笑。夫小

人譬之蝮蛇毒蝎。其凶忍害人。根於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國勢
安強。不過賊害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則必有反覆賣國
之心。跋扈不測之變。何以知之。蓋自古欲盡去正人者。非姦臣則逆
子。殺蕭望之。張猛。蘇建。京房。賈捐者。石顯也。逐韓瑗。來濟。緒。遂。良。長
孫無忌。上官儀者。許敬宗也。逐張九齡。誣王忠嗣。殺李適之者。李林
甫也。貶杜佑。陷李揆。殺顏真卿者。盧杞也。殺孔融。楊脩。荀彧者。曹操
也。誅戮閔中舊族者。董卓也。盡去中朝名士者。柳榮也。夫正人者。君
之羽翼。姦賊患之。必翦其翼。然後得志。惟陛下前知詭計。密控姦謀。
力收骨鯁之臣。自為羽翼。其所以消災變于無形。守太平于長久也。
夫宰相者。使百官各任其職者也。比年以來。諫官不聞論得失。御史
不聞劾姦邪。門下不聞封駁詔令。共持暗嘿。主事婀娜。非宰相使之
而誰也。昔李林甫以其罪大滅頂。惡極通天。則招天下邪人。佞夫。布

在言職。齊以禍福無敢上言。由是竊相位十有九年。罪大惡盈。而人主不知。此可以為後世戒也。其以一事言之。漢成帝欲立趙昭儀為皇后。太中大夫劉輔上書。以忠切得罪。而師丹、谷永、辛慶忌之徒。交章請救。夫以漢緒中衰。猶有清議主張。爭臣頃者。諫官鄒浩以言事得罪先朝。左右大臣拱而觀之。諫垣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去。夫左右大臣股肱心膂。而言官其耳目也。皆天下安危之所係。而一切姦諛若此。則陛下亦欲東拔忠藎。圖回太平。孰為陛下言之。孰為陛下行之。姦詞互至。邪說沓進。陛下亦有堯舜之聰明。不得行。朝進一人而復止。暮逐一佞而再收。是非紛紛。邪正參錯。而天下之事敗矣。其惟陛下躬膺聖之寶。體溫文之德。皇天眷昧。宗廟顧享。畀付神器。今欲欽承上帝。慰答祖宗之靈。而國勢若此。此臣所以為陛下慮也。夫日者陽也。陽為君子。食之者陰為臣。為小人。日有食之。臣侵君

小人勝君子也。且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且侵陽。故其變為大。其所以消復之道。臣不敢曲牽異說。旁取雜家。姑以經傳所陳聞於陛下。十月之交。日食之詩也。刺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上至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人。左氏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謫於日月之灾。拜灾之道有三。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唐宋璟曰。日食修德。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放讒夫。所謂修德也。此言播于詩。著于傳。可以覆視。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獨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驚衆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則非所以應天也。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惟陛下至誠毋忽。

建中靖國元年。殿中侍御史尹洙乞戒朋黨之弊。狀曰。臣嘗聞自古朋黨之論。既起。夫有不為朝廷患。臣不敢遠引漢唐敗亂之迹。為今

日戒。臣竊觀紹聖元符間。朋黨之說互作。豈朝廷所欲為哉。亦有傾危變詐之士。日以飛箝捭闔為術。奔走一二權臣之門。陳謀獻計。以意求合。務希寵利。遂使播紳之禍。幾半朝廷。而班列為之一空。五六年間。海內多故。君臣無閒暇之日。此陛下所親見也。伏自陛下即位以來。治尚簡靜。以與天下休息。更革庶事。惟務便安。進用羣臣。不問新舊。任賢以勿貳。去邪以勿疑。由是朋黨之論不攻而判。天下士大夫始得安枕而寢。比下明詔。以謂為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別。又以建中靖國元年為紀年之端。則陛下切於致治之意。蓋可見矣。然臣竊聞近士人中。或有乘時射利之徒。伺候府第出入權門。或巧締讒言以中人。或妄生虛譽以舉類。或倡異同之論以潛惑上聽。或騰反覆之說以陰動極。臣或執異見。欲以混清人物之正邪。或騁曲辨。欲以變更朝廷之好惡。假浮議以奪正。任私意以亂公。轉是作非。駕虛

為實。豈願紛紜之害理。唯期協輔以進身。黨與漸成。必壞風俗。不行禁飭。曷底靜安。臣願陛下聽覽之際。聖慮先及。仍詔中書門下。特行戒勵。及出榜朝堂。庶以少慰中外士大夫危疑之心。知朝廷深惡朋黨之弊。使善人君子可以存立。則大中之道何患不建。惟陛下察之。徽宗時。按書郎陳瑾奏曰。臣聞為善者可愛。為惡者可憎。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則是可憎者有可愛也。可愛者有可憎也。此乃聖人經世大公之法。人主用之。兩平之術。非兩可也。前日朝廷之上。深疾兩可。凡安石之所可。而神考之所謂不可者。必改神考之不可。以從安石之可。執一而廢百。其為乖謫也甚矣。然則一可者偏。兩可者平。平者之言。必有可採。臣故曰。兩可可問。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無所不可。其可多矣。况兩可乎。此正是聖主制變之所當務也。

殿中侍御史何鑄上疏論士大夫心術不正。徇虛以掠名。託名以規利。言不由中。而首尾向背。行險自售。而設意相傾者。為事君之失。懷險熾之謀。行刻薄之政。輕儇不莊。慢易無禮者。為行己之失。乞大明好惡。申飭中外。各務正其心術。毋或欺誕。盖有所指也。

左司諫江公望薦人材上疏曰。臣親奉睿旨。俾臣論奏人物。臣退竊思之。此固臣之所當告。正陛下之所欲急聞。臣聞之孟軻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充是心是是而非非。則足以知人矣。臯陶曰。在知人。惟帝其難之。苟以為難。則靡所不咨矣。堯躬明德在上。賢不肖宜若白黑之不可亂。如驩兜之黨姦。猶且咨之。盖盡人所知。然後能無所不知。陛下勇智天錫。聖教日躋。廣覽遠聽。巖穴側微。無所不達。故於人物如鑑無心。妍醜不能逃其質。若權衡應物。輕重未嘗失其平。猶下咨微臣。以廣耳目。真帝堯之用心也。若臣涉世甚踈。經國有志。二

十年間。世味無一經心。粗知靜趣。傳曰。心靜天地之鑒。心苟靜。天地猶可鑒。况人物乎。臣之所知。或得所稱。或觀於已試。或為寮友。而知其所趨。或於孤遠。而見其持守。不厚族姓。不問黨與。不問親讐。不挾權倖。采之公議。僉以為允。陛下廓天地之度。無物不容。晦神明之用。有瑕必匿。搜羅包括。咸在其中。遺其所短。用其所長。不求其佞。隨器而使。故人無不盡之才。才無不濟之治。因臣一人之所知。以類而求。臣之所知。才不可勝用矣。求之一人。且如是。矧公天下而求之乎。易曰。拔茅連茹。以其黨。征吉。以言君子泰亨之時。拔其一。則各以類從矣。此正今日之所急。陛下不間踈遠。如臣者。尚且咨之。孰不為陛下盡焉。伏乞更賜咨訪。以驗臣之不妄。謹列姓名于左。

公望又論哲宗紹述上疏曰。自哲宗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為同。忠於君為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為流俗。一談不侔。時事必指

為橫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感動人主。使天下騷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躬鈞斬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欲渝之。素皇天后土何。

殿中侍御史龔夬。乞明忠邪。劄子曰。臣聞好惡未明。人迷所嚮。忠邪未判。衆聽必疑。臣頃在外服。側聞朝廷聖政日新。遠邇忻戴。及被命詣闕。又聞進退人材。皆出詹斲。此固甚盛之舉也。然而姦黨既破。則彼將早夜為計。以謀自安。不可不察。或遽欲革面以求自入。或申邪說以拒正論。或妄稱禍福以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迫人主。或巧事

貴戚。或陰結左右。大抵姦人之情。其計百出。不可盡舉。其要則欲變亂是非。渾殺曲直。以疑朝廷。將幸其既敗復用。已去復留而已矣。君子直道而行。不為機變。則必墮姦人之術內。若然。則天下之治。忽未可知也。故必在朝廷洞察忠邪。斷而行之。若小不忍。則害大政。恭惟先皇帝聰明聖神。臨政顧治。臣昔蒙賜對。親被聖訓。勿為阿附。以期自守。今臣不言。則為上負厚恩。下廢所守。朋姦罔上。自取犯義之罪。惟陛下深察臣言。以示好惡。以明忠邪。而陟降多士。使遠近皆知進賢退姦之意。將天下鼓舞聖化。太平之治。不難致也。

欽宗靖康元年。侍御史李光論王氏及元祐之學。奏曰。臣愚昧朴拙。當陛下初政。偶承乏使。擢實言路。每因進對。備聞德音。未嘗不以紹復祖宗法度為說。忠臣義士。莫不歡欣鼓舞。自須德化之成也。臣今月十七日入臺。伏覩三省降到黃榜一道。臣寮上言。以王安石為名

世之學發明要妙。著為新經。天下學者翕然宗師。又言熙寧元豐間。內外安平。公私充實。法令備具。賦役均平。其意專以王氏之說為是。公肆誕慢。無復忌憚。以陛下聖明。未可遽欺。既以司馬光與安石俱為天下之大賢。又云優劣等第。自有公論。觀言者之意。必不肯以光為優。以安石為劣。夫光與安石。行事之是非。議論之邪正。皎若白黑。雖兒童走卒。粗有知識者。莫不知之。當熙寧元豐間。如韓琦富弼歐陽脩之屬。尚皆無恙。安石惡其議也。皆指為因循之人。擯斥不用。卒以憤死。恭惟太祖太宗創業之艱難。真宗仁宗守成之不易。規摹宏遠矣。安石欲盡廢祖宗法度。則為說曰。陛下當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大臣。則為說曰。陛下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歲間。搢紳受禍。生靈被害。海內流毒。而祖宗法度。元老大臣。掃蕩禁錮。幾無餘蘊矣。幸賴宗廟社稷之靈。上皇悔悟。以祖

宗不技之基。全付陛下。今言者又創為熙豐之說。以安石為大賢。臣恐此謗一出。流聞四方。鼓惑民聽。人心一失。不可復收。非朝廷之福也。

諫議大夫楊時乞分別邪正。消除黨與。狀曰。臣嘗考漢唐之所以亡。其始皆自於朋黨。善乎歐陽脩之言曰。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所謂一言喪邦者。其是之謂歟。自蔡京用事。始進朋黨之說。以斥逐異己者。使無敢言。然後肆意無所不為。以馴致前日之禍。上皇晚悟其非。以搢紳賢能。陷於黨籍。形之詔旨。而追悔不及。此陛下之所宜深監而奉承之者也。近聞士大夫間。復有為朋黨之說。以欺聖聽者。或指為蔡黨。或指為王黨。或指為李黨。夫以二十餘年之間。而是數人者。實秉國政。天下之士不仕則已。其仕於朝者。皆其薦引也。非蔡則王。非王則李。若盡指以為黨。而逐

之。是將空國無人矣。此言果行。則播紳之禍未有已時。而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臣切謂所以致黨論之興者。抑有由矣。蔡京之罪甚於王黼。而李邦彥動為身謀。首畫遁逃之計。割地捐金。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其悞國亦與京黼不殊。今王黼伏誅。而京父子止竄湖外。邦彥猶未黜責。公議未厭。此論者所以疑有其黨也。臣伏望睿斷。取京父子與邦彥大正典刑。投之嶺海。庶允公議。其間為蔡氏邦彥所用之人。當一視之。察其賢而用。不賢而去。分別邪正。消除黨與。則天下幸甚。苟無事實。槩以黨附為言者。是必姦人欲中傷善類。不可不察也。朋黨之禍。昔人論之多矣。唯歐陽脩所撰五代史書。其言最為詳切。謹錄進呈。伏乞詳覽。

監察御史余應求論朋黨宜辨之於早。狀曰。臣嘗觀李德裕李宗閔各分朋黨。互相傾軋。因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終成牛李之禍。文宗患之而不能去。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臣謂君子小人其勢不兩立。猶如水炭薰蕕之不可並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路。則排君子。勢之必然。無足怪也。惟明君能辨其人。為賢為不肖。其事為公為私。其言為實為虛。其心為忠為邪。則君子小人自判。而朋黨不足患矣。文宗暗君也。不知察此。而患不能去之。豈不謬哉。國家自元祐紹聖以來。起朋黨之論。幾四十年。然猶假政事之異同以名之也。近歲尤甚。不問人之賢否。功罪何如。凡為執政所引用者。皆指為某黨。故有蔡黨王黨之目。更相非毀。迭為進退。不復顧國家之大體。唯恐其黨之不進也。又其甚者。蔡京一門父子弟之間。自分黨與。果何理哉。此弊不除。為患甚大。陛下稟英睿之資。奮剛斷之辨。忠邪進賢退不肖。必無疑貳。此君子道長而小人退聽之時也。自今羣臣誰敢為黨者。然而考之師言。揆之物情。咸謂一二新進大臣與

前此用事者議論不能無不協。趨向不能無少異。已有紛爭之語。廢
間之迹。浸浸不已。怨隙日深。非特不能用心輔陛下維新之政。臣恐
小人之黨日盛。而君子獨立。實助朋黨之禍。又甚於前矣。伏惟陛下
辨之於早。壞相散羣。無使滋蔓。不勝幸甚。

靖康中。起居郎胡安國上殿劄子曰。古者人君南面向明而治。蓋取諸
离。离為日。至明之象也。日食常數耳。春秋每食必書。何也。日者。人君
之表。苟有食之。則暗而不明矣。臣子信君父。則暗而不明。妾婦乘其
夫。則暗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夷狄侵中國。則暗而不明。
故春秋每食必書。所以為南面之大戒也。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
七十餘事。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減樂府員。罷黃門狗馬。除甘泉宮。
衛息角抵。齊三服官。節用愛民。其稱善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軌
日強。黎元日困。以知人不明。失其樞柄耳。蕭望之社稷之臣。而恭顯

譖令引決於私室。張猛忠正之士。而自殺於公車。劉向宗室之英也。
排擯詆毀。令不得進用。至於許史宦官。則信注不疑。大本既失。雖有
恭儉之小節。何足以正紀綱。隆國祚。抑姦軌。救黎元之困厄乎。至如
昭帝。以蓋則不逮。孝元之長。以文學則不如。孝元之博雅。以奉身調
度。又未必如。孝元之節儉也。然能辨上官桀之詐。信任霍光。漢祚復
安。黎元按堵。誠得君人之本耳。陛下有溫恭之德。有儉約之行。有憂
勤願治之誠。有好謀納諫之善。過於漢元遠矣。抑未知群臣之邪正。
已昏明。白於胷中。而不惑乎。亦有疑焉。而未之決也。如其不惑。則固
善矣。倘有疑焉。而不決之於早。則君子必遠。小人必親。天下之事去
矣。小人善窺人主之指意。以求合。君子則唯義之從。而不苟。是故古
之明德於天下者。先正其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
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四者不除。親

小人遠君子必矣。陛下誠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鑒於春秋所書
侵蝕之咎，洞察正邪，灼知忠佞，如日中天，臨照萬物，則君人之本立
而天下之事定矣。

高宗建炎間，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
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為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於混淆，
然後天下可為。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竊仰
聖訓，誠得知人之要。然臣竊謂國家艱難之際，圖回事業，雖材智兼
用，然惟懷腹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憂國而不謀
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而小人則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
國未嘗不至於危亡。夫小人豈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哉？然使之謀人
之國，必致於此者，以其無遠見而操術然也。彼方以謀家保身，營私
誣利為得計，而於國事恬不加恤。非不加恤也，以謂必不至於危亡

而不知恤也。唐天寶末，楊國忠既激安祿山叛，以信其言，又從哥舒
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己，動為身謀，不顧社稷計，及遭陳元禮之
變，刃加於頸，而後知，蓋亦晚矣。是其所以求全者，乃所以自族也。范
祖禹有言：夫避害就利者，小人之常也。利於己而不利於人，則為之。
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
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
亡而後已。此聖人所以戒小人之勿用也。然而為人主者，曷嘗不欲
用君子而退小人哉？幸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而小人常得
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篤，去就輕，好惡正，故也。行道直，則不能阿諛
以取容。自信篤，則不能過防以遠害。去就輕，則不為爵祿之所累。好
惡正，則不為姦邪之所喜。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則君子雖
欲有為於當世，不可得已。齊小白之任管仲，信而弗疑，此所以成霸

業。故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知而弗能用。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霸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也。霸猶如此。况欲圖天下之事業。以起中興之功哉。陛下既得知人之要矣。更願致察於君子小人之間。天下不勝幸甚。

紹興間。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論朋黨。劄子曰。臣觀自昔論朋黨者。無如歐陽脩之為詳盡。其言曰。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常寬過。小人欲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伯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

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庄之身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俵俵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脩之言如此。誠為切當。臣以謂人主之所至惡者。朋黨也。小人之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為國家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人主操天下之利勢。端居九重之中。惟恐人之相與朋比。以為欺罔。故曰其所至惡者。朋黨也。君子汲引善類。以其彙征。而小

人指為朋黨。可使盡去。不為己害。故曰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黨
錮之禍起。而漢室以傾。牛李之黨熾。而唐室以微。故曰其為急有不
可勝言者。朋黨也。嘉祐間。韓琦范仲淹富弼之流。用於朝廷。其所薦
引。類多君子。小人不悅。指為朋黨。欲盡斥去。賴仁宗皇帝有以察之。
故小人之言不用。而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德業。得以光明于時。此宗
社無疆之福也。劉向有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
意者。開群枉之門。漢元帝優柔不斷。故蕭望之周堪劉向之徒。不容
於朝。唐文宗優游不斷。故曰破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人主之德剛
健如天。光明如日。辨是非。察邪正。則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愚智賢否。
各當其分。尚何朋黨之足患哉。臣竊見近年士人中。尚有乘間投隙。
造為險詆之言。以惑陛下之聽者。一時名士皆指為朋黨。賴陛下有
以察之。不用其說。而善類得所依怙。剛明盛德。可以無愧於仁宗矣。

然小人之情。譬如穿窬之盜。稍失隄防。有隙可乘。則必復出為惡。伏
望聖慈。考歐陽脩之言。而察仁祖之用心。消小人而進君子。早建中
興之業。以致太平。天下幸甚。

紹興四年。張浚論君子小人之辨。上言曰。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
君子小人之際。反覆詳究。退自慶幸。以為治道之本。莫大於辨君子
小人之分。聖意孜孜于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
曰。邪者正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
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
能自起。臣嘗以類推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
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
此小人也。志在於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利。掠虛
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

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雖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已者。譽之。以為君子。異於已者。排之。以為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至於今日。異於已者。而稱其為君子乎。臣以為必無之也。彼其專為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至於亡身亡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慾。清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

浚謝賜御書答泰卦。因陳卦義。上言曰。臣昨日特蒙聖慈。頒賜臣御筆親書周易泰否二卦。臣以愚庸之質。叨竊相倍。絲毫無補。俯仰實慙。不謂聖恩。有隆疇昔。賜之寶翰。許以珍藏。感荷私心。非言可盡。臣竊惟自古小人之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為言。夫君子引其類而相與並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同。曾何朋黨之有焉。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迹究。或故為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合符。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矣。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為身故也。否之初六。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力守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朋黨可以破矣。臣又觀答泰之理。起於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畫而為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畫而為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三陰已盡。復變為陽。則否之所由而生焉。否之

上九。三陽已盡。復變為陰。則泰之所由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二。臣知其將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願陛下常思其咎焉。區區臆說。敢併以為獻。不自知其妄陋也。惟陛下裁赦。

浚乞別邪。正上言曰。方今士大夫之賢者。莫不欲主張清議。發明正道。以為萬世人臣之戒。誠以有天下國家。要在夫得人。以維持之。故忠義大節。不可不明。苟使持祿保身。隨時俯仰者。得行其志。則馮道之徒。復見於後日矣。豈人主之利耶。然臣嘗謂天下自有要道。隨時舉措。則盡得天下之心。而致治不難也。且圍城之役。明受之變。當時從邦昌而為侍從。徇苗傅而有所施為。其罪固大。厥後乃繼踵作相。持握化權。果何以勸忠義。示風俗耶。若夫論者必欲正其罪。而暴白之。則又失中矣。何者。士大夫之不能死節義。則無所不為。而死者人

之所甚難。未可人人而責之也。今正名其罪。則有過者無以自新。非其本心者。無以自見。附偽之人。知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將與我為死敵矣。非國家之善計也。臣願陛下戒忠義之不可不勸。思有以發揚而榮顯其身。至於不幸而得罪於名教。則亦優容涵覆。特遠而去之。不委以心腹之任。則取天下定國家明教化之術。盡於此矣。

浚議君子小人上言曰。朋黨之論起。而君子小人之名紛然交作。莫知其孰是孰非。自古患之矣。夫志在天下國家。此君子也。志在一身。此小人也。然而託君子之言。行小人之志。其事甚微。其情難辨。人主當留意焉。然自昔帝王之用心。惡聞人之有過。而喜人之改過。其小人也。特使之退聽自省而已。幸而改過。猶復用之於外焉。若必曰某為君子。某為小人。一二別之。又未知真能辨之否也。加人以不善之名。則人必報之以至惡之實。朋黨交傾。端自此始。然則人主宜如何

批。知之于心。待之以權。使上下內外各當其分。真為小人者。方且化而遷矣。使其言者之悞。而吾未嘗以此名加之。人心豈不悅服乎。浚又曰。臣竊聞真宗皇帝嘗著忠臣良臣及權臣姦臣論。臣以為忠類權良類姦何以言之。忠則任事。任事則多怨。豈不幾於擅權乎。良則委曲。委曲則不暴。豈不幾於為姦乎。然則人主於此。如之何而辨之哉。則亦視其志之所存而已矣。彼其志在天下國家。切切然以身任內外之責。是之謂忠。志在納君為善。將順其美。是之謂良。若乃營私立黨。蔽欺君上。苟利於身。以死力行。則為權矣。逢君之惡。事每阿徇。反覆變詐。陰肆讒間。則為姦矣。臣故別白而具論之。

高宗時。趙元鎮除宣撫。置使。朝辭上。奏曰。臣疏遠之迹。荷陛下特達知遇。恨無死所。圖報大恩。方國家多事。中外乏人。乃委臣摠師。遠戍邊鎮。主憂臣辱。其何忍辭。然自惟念渡江以來。遭逢器使。揚歷臺

諫。再叨樞筦。輿聞政事。趨走殿陛。密勿冕旒。拙誠獲伸。無復顧惜。雖聖主全度。見謂樸忠。而萬目睽睽。指為迂闊。今乃以奇孤寡偶之身。將使於萬里之遠。曾無一毫之善。可辱記憐。安得不少陳悃。以瀆聰聽。臣竊見自古人君善用人者。莫不專其委任。假以事權。任專則媚嫉必生。權重則讒謗立至。唐之賢臣勲業如郭子儀。猶因於魚朝恩。程元振之謗傷名德如襄度。亦被沮於元稹。魏洪簡之朋比。子儀眷未及兩人。求其成功亦已難矣。向者陛下當建炎圖治之初。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事力百倍於今。浚於陛下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待浚有礪山帶河之固。君臣相信。內外相資。委任之篤。今古無有。而終致物議。以就竄逐。臣頃在紹興。人或指臣黨浚。故浚之責。不敢以一言及其是非。今考究其用心。推尋其情實。喪師失地。錯繆之迹。則

有之。未必盡如言者之甚也。大率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寄。則小人不安於分義。謂名器可以虛授。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川蜀之士。至於醵金募士。詣闕陳論。展轉相傳。以無為有一。經指摘。何以自明。是以有志之士。雖欲冒犯死亡。為國立事。而每以浚為鑒戒也。雖然。浚固有罪矣。臺臣抨彈之可也。諫官論列之可也。人君赫斯震怒。雖誅殛之。浚亦無憾。今乃下至草澤布衣之士。行伍冗賤之流。凡有求浚而不得者。上書投牒。人人詬罵。肆言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為不臣。跋扈極人間之大惡。皆歸之於浚。嗚呼。一何甚哉。夫與浚之功。與陛下之信也。而謗者至此。則明君不能自信矣。今臣無浚之功。陛下之信臣。無如浚以有功而見知也。乃當此重責。遠去朝廷。臣恐好惡是非。行且紛紛於聰明之下。昔樂羊一篋之謗。幾陷誣蔑。賴文侯之明。乃成中山之功。魏尚數級之失。遂致吏議。唯文帝晚悟。

後有雲中之效。伏望睿明鑒古今之得失。念事功之難成。憫臣孤真。曲加庇覆。使得展布四體。竭志畢慮。少寬陛下西顧之憂。非特臣之幸也。意迫情切。干犯明畏。臣不勝恐懼俟罪之至。

劉行簡進故事曰。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尊不謀。威。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當視其所與。遠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臣嘗聞前脩之言。以謂知人無法。臣心疑之。夫知人。堯之所難也。故臯陶為舜陳九德之事。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鈐。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毅。此知人之法也。而謂之無可乎。及求之孔孟之書。而得其說者有二。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

所安。人焉廋哉。一也。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二也。然後知是道也。不可以言。可言者其迹而已。至於曉然獨得於心者。豈言之所能盡哉。謂之所以也。所由也。所安也。與夫言辭眸子之間。不知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何者為君子。何者為小人。皆未嘗言其狀。而大佞似聖。大智似愚。亦未易以此辭辨察。則知人之難也。雖聖人不敢易言之。然則知人之道。非內明而無所蔽惑。又惡能曉然獨得於心哉。惟明也。一見而得之。眉睫之間。為有餘。如其不然。則終日與之言。而不知其人心。由是論之。所謂知人者。謂之無法可也。臯陶之陳九德。特言其所可言者。與其成德之事而已。其不可言者。不在是焉。魏文侯謀相而未定也。問諸李克。克以居視其所親。當視其所與。遠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文侯之意。遂決其故。何哉。公子成與翟璜皆賢也。文侯固

知之深矣。其得於所親所與所舉之間。豈一日之積哉。不然。不如是之決也。臣獨喜李克之言。誠有助於後世。知人之道。雖所謂獨得於心者。不在於是。而於吾聖人之說。亦無所戾云。

行簡為監察御史。上殿論用君子小人之說。疏曰。臣聞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為有餘。何者。君子雖衆。其道則孤。小人雖寡。其勢易蔓。君子之憂在於天下國家。小人之憂在於一身。君子之於法度紀綱。必欲正之。故為之也難。小人之於法度紀綱。必欲亂之。故為之也易。自古賢聖之君。未嘗不欲近君子而遠小人也。小不加察。而小人已至。故立政之書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言士。又曰。時則勿有間之。所謂間之者。非君子小人並進也。衆君子而一小人。亦足以為間。而敗政。臣請以易之說明之。夬之為卦。以五陽決一陰。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故繫辭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

長。小人道憂也。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何也。蓋上下交而志同。如秦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乃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矣。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恭惟陛下躬天縱之聖。懋日新之學。通達古今。洞照治體。日者好惡既明。黜陟既允矣。臣猶以是為言者。誠以事之幾微。小不加察。則小人者乘間伺隙而入。其害至於敗政。不可不懼也。臣以一介之賤。驟對清光。謂天下事無急於君子小人之說。故首用為獻。伏惟留神幸察。真龍圖閣李光乞辨君子小人劄子曰。臣竊謂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而治亂因之。蓋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未有兩存而可以有為者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故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則為泰。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則為否。自古聖君賢臣。立言垂訓。未嘗不以小人

為戒。本朝仁宗皇帝。專任韓琦富弼范仲淹。故四十二年之間。天下大治。夷夏又安。海內生靈蒙福。至今。蓋不使小人參其間也。夫邪正之不兩立。猶薰蕕之不可同器。而藏。梟鸞之不可接翼而處也。非正去邪。則邪必害正。此必至之理也。陛下即位于今五年。延見士大夫多矣。君子小人之情狀。固難逃於聖鑒。臣請為陛下畧言其槩。君子者難進而易退。孤立而無朋。人主任用不疑。則秉公心。由直道。其所舉措。必欲合天下之公論。而後已。其事上也。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其可。而退其否。逆所順。而強所劣。道合則幡然而來。不合則奉身而退。如斯而已。小人則不然。方其未得之也。則枉道而求之。及其既得之也。則固寵保位。惟恐失之。於是內結近侍。外交權臣。傍引小人。傷害善類。故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榛。又曰。翟翟鳧兔。遇犬獲之。又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蓋小人讒間之言。能變白為黑。則如青蠅伏慝。

詭詐則有若狡兔。而文致人之罪惡。則無異於貝錦也。蘇軾有言曰。君子之難致。如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况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蛆蠅。腥羶所聚。瞬息千萬。况可招之使來乎。神宗皇帝嘗問滕甫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甫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神宗歎息。以為名言。臣願陛下以此觀之。則邪正分矣。方今艱難之際。國勢之危。若綴旒然。可言之事。未易悉數。所謂端本清源之術。臣願陛下辨君子小人而已。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蓋任賢而使不肖間之。之謂貳。見邪而不能剛決以去之。之謂疑。臣愚伏望陛下持大公至正之道。以撫御海寓。法天地簡易之德。以照臨百官。知其忠賢。則任而勿貳。察其姦宄。則去之勿疑。奮乾剛以明黜陟。隆委任而責成功。天下幸甚。

右正言陳淵論考實上奏曰。臣聞人主之道。在乎知人。而知人之要。莫若考實。不考其實。而欲以耳目之所聞見。心志之所測度。期於得人。雖堯舜不能也。今夫騏驥之於駑駘。其技固不相侔矣。使之同一阜樞。羈縻而飲食之。雖騏驥亦何以自別乎。故必待歷塊超澗。奔逸絕塵。然後知其異於凡馬也。堯舜號為知人。而書之所稱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明試以功。考其實也。車服以庸。因其實而用之耳。若舜之在下。堯既聞其聰明矣。又歷試之。至於用。繇亦然。四岳舉之。堯曰。方命圯族。既而曰。試可乃已。自今觀之。若舜者。宜不待試。而若繇者。又不必試。然且云爾者。考其實而已。唯考其實。故舜之聖。終有以底績。而繇之不肖。不能逃其罪於九載之後也。廼者朝廷進用人才。間有異於是者。雖陛下明於知人。處之莫不曲當。無可議者。然臣嘗謂人之才智。隱於無為。若功業則遇事而後見。方其無為。非識者莫

能辨。遠遇事之後。雖庸人亦得而可否之。故用人之際。唯在考實。考實之法。非固尚勞績而略志節也。所以審衆情而核真偽者。不得不然也。况庶官之於侍從。如霄壤之不相侔。百官之於臺省。如涇渭之不相似。若不待其經歷既久。名稱流聞。人人皆以為宜遷。然後授之。亦恐艱難之際。終不足以厭人望矣。臣故以堯舜考實之道為獻。位卑言高。惟陛下財赦。

